

奇晉齋叢書

采石瓜洲斃亮記

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爲之碑柳柳州爲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儷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尚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嬰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尚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尚書公門下士尚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爲紀

次之其文質實典雅筆勢遠軋韓柳益與夫靡曼  
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  
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  
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  
於尚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剞  
劂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  
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彝實尚書公爲之權輿  
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既望得軒漫叟書

采石瓜洲覽亮記

宋潼川蹇

駒

平湖陸

烜訂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  
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  
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  
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  
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溫湯示渡江漢

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  
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我  
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  
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  
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  
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  
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

銳從壽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  
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  
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白宰相謂權奔走退  
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而權猶誅朝廷  
退師蓋欲致虜深入自營其衝使李顯忠出其  
左邵宏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

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江淮允文爲參贊洪邁

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陞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  
熟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  
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  
爲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

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敢惜但  
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卅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躡錡至  
皂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  
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  
此相公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  
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瞰  
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

得已否乎錡又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  
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  
愛作他官職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  
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  
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己巳亮兵次米石

壬申錡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燾共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

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  
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  
文採聽其言比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  
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  
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  
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

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  
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  
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  
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即走岸口望  
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  
黃繡旗各一中張黃蓋亮躬擐甲據胡牀手執  
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

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  
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  
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  
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  
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  
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  
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  
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

以報國乎衆皆曰願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  
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  
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  
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來喚池州  
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辭曰如用顯  
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領軍事權  
既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諸公戮  
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誥如

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即書填賞不  
踰時衆皆曰如此卻有分付當效命諸統制趨  
出遞相告語須臾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廝殺稍  
聞諸將如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等復來即  
指畫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  
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  
港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北岸麾衆渡江呼聲動  
地有頃七舟泊南岸虜薄陸與官軍步戰我師

少卻允文時跨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  
撫其背曰汝素以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懾耶  
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挾兩刃入陣盪擊我軍  
糜戰虜不能支又疾麾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  
虜衆即投戈降先是虜意直恃衆欲逕跨江而  
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滿載迥窄雖有器械無  
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甚壯士卒用命  
遇敵船則衝撞劈斫所向全舟沈沒水爲之不

流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淮西潰散官軍有從  
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  
鼓自山後轉出虜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  
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  
歸師勿遏况虜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  
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  
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  
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